



ROMAIN ROLLAND

钱林森 编译

罗曼·罗兰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自传

钱林森 编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曼·罗兰自传/(法)罗曼·罗兰著;钱林森编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3
ISBN 7-5399-1600-1

I 罗 II ①罗 ②钱 III 罗曼·罗
(1866-1944)-自传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0770号

书 名 罗曼·罗兰自传
作 者 (法)罗曼·罗兰
责任编辑 朱建华 陆元昶
责任校对 路 珠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9万
版 次 200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00-1/1·1506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漫长、思索的生命是一次伟大的体验。它有时甚至是整个家族或宗族的体验的极点，是对百年历程之谜的解答，是从缓慢的萌芽中渐渐成熟的果实，带着错误、成功、美德和罪恶。

我希望参透自身的谜语，藉自己和他人的眼来了悟生命的意义。因为我已身处此境：奔涌的激情和猝然破碎的希望已渐渐平息，我可以回顾来时路，用澄明的眼和超然的心。我并没感到自己成就的价值，却感觉到隐私的天性绵延不断的努力，通过千百条或狭仄、或崎岖、或蜿蜒的上坡路，宛如一株盲目又执拗的常青藤，凭着纤细的卷须向上攀援。

罗曼·罗兰

前 言

在西方作家中，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最亲切的名字：作为二十世纪法国知名作家，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就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描写“人能臻于至善”的小说，向尚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中国青年伸出了“多情的如兄弟的手”^①。从此，罗曼·罗兰和他的作品便和我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结下了难解难分的友谊，成为他们生命旅程中的良师益友；作为近代西方知识界仗义执言、捍卫真理的英勇战士，他在两次大战期间发表的《超乎混战之上》和《精神独立宣言》等战斗檄文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的精神，早已在我国思想界、文化界遐迩闻名，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上一代人经常议及和思考的话题；作为现代欧洲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精神良知，他那敢于同虚伪和丑恶

① 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一九二六年由敬隐渔介绍到中国，罗曼·罗兰为此亲笔寄赠《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一文，该文由敬隐渔译为中文，刊发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一期（1926年）。罗曼·罗兰与中国的关系，请阅本书附录《罗曼·罗兰与中国》一文。

抗争，敢于“向过去诀别”的英雄气概和精神品质，也曾经感染、鼓舞了我国一代新文学作者，成为他们爱真、爱美，为人、为文的榜样；作为“联系东方与西方贤智间的桥梁的建造者”和“世界公民”，他与鲁迅所进行的未谋面而心息相通的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早已成为法中文化关系史上一大盛事，为国人所瞩目、所赞誉，近代中法文学关系的历史大幕正是由伟大的罗曼·罗兰和鲁迅拉开的^①。

从这一点看，罗曼·罗兰无疑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巨人，是从地球的另一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巨人。他对我们之所以是亲切的、熟悉的，不仅在于他创造了为我们所熟悉、所亲近的伟大而动人的作品与英雄人物，因而为西方也为东方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还在于他那漫长的人生旅程的本身就是留于后世可资长思的“精神遗嘱”，我们从中能解读出、领悟到至今仍然很新鲜很亲切的生命启迪。

罗曼·罗兰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诞生在法国中部小镇克拉姆西一个中产阶层的小康之家。这是一个先天敏感、孱弱而多思的孩子。当其孱弱的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这个家庭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幼小的心灵中会首先发出这样一个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被禁闭在何方？”小罗兰这最初的生命发问，几乎伴随着他日后整个人生旅程，而生命之初这个强烈而持久的“被囚禁”之感，似乎也先验地孕育着未来的罗兰在人生跋涉中与自我和环境相抗争的孤独个性。开朗乐观的父亲和忧郁而耽于幻想的母亲，对小罗兰的爱和期望，又无疑为罗兰这一独特的生命个性提供了完好的生长土壤，特别是生性酷爱音乐的母亲，用柔情和音符熏陶着童年的罗兰，使其在母与子的性灵交融里滋养个性，培养了他对音乐和艺术的终生爱好。罗曼·罗兰就这样开

① 请阅本书附录《罗曼·罗兰与中国》一文。

始了他的生命之旅。

一八八零年罗兰十四岁的时候，随父母迁居巴黎，进入了一所名牌的公立中学，开始了他的人生搏击。在巴黎期间，围墙内无情的学业竞争和围墙外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对一个未涉世的外省少年来说，无异于是一个新的“牢笼”，使生就感到“被囚禁”的罗兰更增添了几分窒息和忧郁，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他那童年时代与大地与自然相联系的宁静而富于想像的力量。然而，十四五岁的少年毕竟处于梦幻和希望的青春释放期。在生命的躁动中，罗兰怀抱着种种希望之梦：音乐梦，文学梦……以此来实行精神自救。他是那样热狂地迷恋于瓦格纳、贝多芬、莫扎特、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至因着这些热狂的迷恋而一再延误他为跨入巴黎著名的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进行的入学考试。他期望藉这些先师的血液来腾跃自己青春的生命。他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生活誓言。他从先哲们那里懂得了生命在于战斗的哲理，他继续扬起生命的风帆，向前突进。

一八八六年春，罗兰二十岁的时候通过三次艰难的应试进入了巴黎高师。高师所在地——于勒姆街的修道院，看起来是罗兰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鼠笼”，但对这位巴黎放逐者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进行自由思考的精神天堂：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一些颇有抱负有理想的同窗好友，打开了生活的新视野，而且还幸会了很多有名望的教授，步入了浩瀚的知识海洋，洞开了另一个世界，为自己日后的生命升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兰在这里进行了知识的积累也在这里进行生命的沉思：伏尔泰的沃土，莎士比亚的脂汁，托尔斯泰纯净、饱满的谷粒，瓦格纳的壮士们所饮的蜜酒，还有斯宾诺莎那美妙的箴言，他如饥似渴地吞饮着精神世界中的一切甘饮，使之融会贯通，化作自己的生命泉流。他由此而坚忍不拔地向人生巅峰攀登。

一八八九年罗曼·罗兰二十三岁从高师毕业，并通过中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意外地获得了法国考古学校研究生的名额，前往罗马学习。在罗马的两年，是罗兰人生旅程中最为丰富快乐两年，是生命的春天：文艺复兴时代的宏伟遗迹，明媚南国的灿烂阳光，心荡神驰的友谊与爱情，使他浸润在艺术、诗和自由的氛围中，感到青春的真正的复苏，感受到了真正自由的人的价值与诱惑。特别是他与梅森堡的邂逅与友谊，更把他对心灵和生命的追求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与这位温和睿智的德国老人的精神交流和终身不渝的友情，将构成罗兰生命乐章中最动人的一章，在梅森堡那种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净化的理想主义烛照下，罗兰的生命之泉流得更欢畅、更充实了。

一八九一年罗兰从罗马返法，结识了犹太血统的姑娘克洛蒂尔特·勃莱亚，一八九二年两人结婚。不久罗兰偕夫人二赴意大利，写成博士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回巴黎后获博士学位，稍后就在巴黎大学和高等师范讲授艺术史。罗兰的岳父是法国最高学术机关法兰西学院的知名教授，由于后者的引荐，他很快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和高层学界，出没于巴黎沙龙。但罗兰厌倦教育生涯，又不堪资产阶级沙龙腐败气氛的窒息，并不满足于这种“高雅”安逸的生活。这不仅直接导致了他与夫人情趣和追求的相悖，因而导致夫妇间感情破裂和婚姻的离异，而且使他的生活航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零一年罗兰与克洛蒂尔特离婚，同时倾注较多的精力，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在罗兰扬帆奔腾的生命旅程中最难以抵挡的诱惑是创作，这是照耀他青年时代的星座托尔斯泰老人的“灵光”所驱动的。创作对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罗兰来说，也是一种精神自救的武器，他选择了评论、戏剧和小说这三种形式。从一八九三年起的十年劳作里，他一共写了十二个剧本，但绝大多数都没有发表，也没有上演，罗兰在寂寞和痛苦中的呼喊没有得到回声。失败和寂寞并

没有动摇他的生活信念，倒是激起了他更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转而进行《名人传》的创作，藉以召回历史的英魂来驱散文坛的妖风邪气，来浇自个的块垒。于是，《米耶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等传记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其中一九零三年发表的《贝多芬传》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为他后来引起更大反响、带来更大声誉的名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了绝妙的铺垫。从一九零三年到一九一二年，罗曼·罗兰用十年时间，埋头于多卷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十年磨一剑”，罗兰以高远脱俗的灵性和阔大深沉的心智，铸就了克利斯朵夫这个昂扬着强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灵魂，是他对事业和生命一次新的攀登。由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功，罗曼·罗兰荣膺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因之而名声鹊起，事业仿佛达到了巅峰，但他保持着异常平静的心态。因为在他看来，艺术的追求不是为了获得成功，而是为了获得信心，一种向上向善的奋进搏击的信心和力量。一九二二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姐妹篇《欣悦的灵魂》（罗大冈译为《母与子》）开始出版，全书共七卷，一九三三年出齐，这部以描写主人公由个性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小说的出现，标志着罗兰已完成了他对一代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们精神历险的探索，完成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和追问。

罗曼·罗兰在漫长的人生跋涉中不仅长于探索，而且善于行动。善于思索的智者和敢于行动的勇者，组成了罗兰生命中互为补充的两个“自我”的连体。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疯狂仇杀。罗兰不怕围攻，不怕孤立，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吁求理性和良知，公开向仇恨和暴力宣战。他从书斋中走出来，参加了“战俘通讯处”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他与巴比塞密切合作，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八月，世界反法西斯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他被推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言指出，苏联是被剥削的各国人民的典范和

希望，公开表示了对苏联人民的友好和亲近。一九三五年六月，应高尔基的邀请，罗兰偕妻子玛丽亚访问莫斯科。莫斯科之行无疑是罗兰人生旅程中的一次新的历险，对他的生命是一次新的增添。一九三九年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时，罗兰已七十三岁。他因年迈体弱，不能参加实际的反法西斯活动，但他的心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八月，巴黎解放，同年十一月罗兰不顾病弱的身体，让人搀扶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祝贺十月革命节，祝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罗曼·罗兰走完了他全部的生命旅程，在故乡克拉姆西小镇安然长眠。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将要说，……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即使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这是罗曼·罗兰本人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回顾，也是这位敢于探索、敢于行动的大智大勇者留给今人的一份“精神遗嘱”，每个追求真理，“向上”、“向善”的人都会从罗兰的生命旅程中、从这份“精神遗嘱”中得到启迪。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童年印象
13	第二章	少年的启示
28	第三章	青春的诱惑
85	第四章	罗马的春天

目 录

167	第五章	我为谁写作？
263	第六章	超乎混战之上的精神独立
282	第七章	告别过去，走向莫斯科
356	附 录	
381	后 记	

第一章 童年印象

一、鼠 笼（童年的回忆）

孩提时，我头脑中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从哪里来？我现在又被关在哪里？……”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小康之家，爱我的家人对我左右呵护；可爱的故乡有我美丽的家园，后来通过我的哥拉^①的嗓子，我再次品味并赞美了当地欢乐的氛围。

我降生以来最初、最强烈、最持久的感觉就是——灰暗的、萦绕心头的，时而让我反抗、时而让我屈从的感觉：

“我是一个囚犯！”

传说弗朗索瓦一世走进摇摇欲坠的圣马丁教堂时曾说：“好一个鼠笼。”——我就是身处“鼠笼”。

① 罗兰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的主人公，以罗兰的曾祖父波尼亚为原型。

首先是一种视觉印象，是我孩子的眼睛看到的最初景象——一个院子，宽敞，砖石砌的，中间有一个花圃，三面是高高的围墙，我觉得那墙高极了；剩下的一面是街道和对面的房子，隔了一条运河。虽然这四方的院落筑在水滨的平台之上，对关在楼下房间的孩子来说却像是动物园围墙前的一道深堑。

对生命的印象：童年疾病，受到威胁的健康。虽然我的父母和祖先都很健康——（罗兰和古洛家族的人个人高马大，筋骨嶙峋，百病不侵，他们天生精力旺盛，能让他们保持到最后的日子里都行动自如、神采奕奕；他们都是长寿之人，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轻松地活到了八十几岁；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我那八十八岁的老父亲¹正神清气闲地在花园里浇花伺草。）——虽然用的是同样的材料，能像他们一样吃苦耐劳，经得起无休止的生活的磨砺，可是幼时一次偶然的不幸铸成恶果，拖累了我的一生：一位粗心的女仆，少不更世，大冬天把我一个人撇下了，那时我还未满一周岁，差点被冻死，从此就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呼吸急促。读者经常能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呼吸方面的”表达：——“窒息”，——“打开的窗子”，——“自由的空气”，——“英雄的气息……”，不由自主地漫溢出来，如一只受伤的飞鸟，——它拍打着羽翼，或胸口受了伤，暴躁地蜷缩在笼子里。

最后是精神的印象，强烈又具渗透力。死亡的念头纠缠了我最初的十年。——死神已踏入我的家门，从我身边带走了一个小妹妹，我下面还会再提到她；死亡的阴影还笼罩在屋子里，没有散去。我那多情的母亲，她的痛苦从来就没有平息，狂乱地成天念叨着失去的孩子。我看到小人儿没活多久就消陨了，看到内敛的母亲每天总是执着地挂念着她，于是死亡的念头就这样在我的身旁游游荡荡，况且我在十一二岁之前自己的生命也时常受到威

① 此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他死于一九二一年，享年九十五岁。——原注

肋，尽管我那时的年纪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只想着到外边野。经常的充血、哮喘、咽疼、止不住的鼻血，几乎遏止了我生命的冲劲；我在我的小床上不停地重复说：

“我不愿意死！”

这时我母亲搂着我，泪流满面，说：

“不会的，我的孩子，上帝不会把你也从我身边夺走的！”

这些话只让我半信半疑：我知道上帝的什么？在我迈出人生的步子起，他除了滥用职权，还做了什么？我对他的直觉和那园丁对主人的观感不谋而合：

那好人说：“这都是国王的鬼把戏。

……

你们若是央求国王，就是天大的傻瓜。

决不能让他们走进你们的园地……”¹

古屋、胸闷、死亡笼罩的不祥的氛围构成了我的三重监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母亲担忧、温柔的目光下萌生了我孩提时代最初的意识。我就如同一株纤弱的植物，开在院子、爬在墙头的紫藤和矮牵牛便是我的姊妹，她们短暂的生命吐出的幽香融入运河淡淡的气息。我这个小囚徒就和她们一样，扎根在地上，却伸向光来之处，在空气里盲目、本能地摸索着，想找一条看不见的逃逸之路。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挨着我常趴的平台的墙角流逝的窥不透的运河。河水浑浊、暗绿，没有涟漪，它载着重重的吃水深的船只，几个瘦削的汉子身子前倾，拉着纤。我听着纤绳磨在岩石上的声响。一座浮桥嘎吱作响，微微地漾着。船舱窄窄的天窗上摆了一盆天竺葵，一缕幽蓝的烟袅袅升起。一个女人坐在舱里，默

¹ 引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

默地做着针线活，缓缓地抬眼望望我，漫不经心地。船驶过……我趴在矮墙上，倒觉得是墙和自己漂向了远方。我们把船拉在了后面，自己在向前进。漂去，漂去……没有一丝颠簸，没有一丝磕磕碰碰。我们慢悠悠地行进，像夜空渐渐潜入永恒，什么都无须变化。而墙和我，我们又缓过神来，我们只是在原地遐想着。船已去远了。它能到达目的地吗？又驶来一艘，和刚才的那艘似乎一模一样……

另一条出逃之路则更自由也更加没有阻碍：天空。——一个孩子常常会鼻孔朝天，仰头望着游云，聆听着燕子的细语呢喃。大片大片的白云就像神奇的碑塔，它们是童稚的眼睛的杰作（这是他雕塑的处女作，小艺术家用的是天空飘飞的粘土）。别的就更用不上细说了：那备受惊扰的乌云，那法兰西中部高原沉闷的雷鸣，还有霹雳闪电！就在风云变幻中，敌人出现了，它蹙着眉、阴着脸，对孱弱的小囚犯关上了天窗。……但来了救援之手，如女巫的手指在苍茫天宇打开了天窗……啊，这就是，这就是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它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回响着。我在心中不自觉地镌刻上了这一乐曲。钟声从老教堂雕饰的钟楼飘下来，越过我家上空。但如鸟飞翔的钟声让我联想到的并不是教堂。我将再提到我和那教堂里的上帝的交往。交往是冷淡的、礼貌的、疏远的。我努力过，诚心诚意地，但我从没能和他打上交道。上帝知道我曾怎样地追寻过他！但了解我心思的上帝决不会是众人的上帝。聆听我的上帝——我创造出来聆听我，而且我一生都未停止过向他打开心扉的上帝，就栖息在这些飞旋的钟声之鸟身上：钟声，飘扬在空中的钟声。并不是圣马丁教堂中那个踞立于雕镂的圆拱之上、蜷缩在鼠笼中的神像，而是“自由之神”……当时我自然不知道它展开的羽翼的宽度。我听到翅膀在广袤的天空拍打，而我也不知道它们是否比那些飘忽的白云更真实。它们对我而言是一个思乡的梦，为我洞开了一线光明，忽而又逃逸了，让盖子

重又盖住了囚禁我的洞窟……之后，好久好久（我以后还会谈到），我向上攀援，用身子推，用额头去撞，硬是撞开了鼠笼；在茫茫海上，我又重新捕捉到钟声飘扬的航迹。但我整个的少年时代就在这封闭的洞窟里摸索、游荡——在勃艮第^① 宽敞美丽的洞窟里，就像排满盛了好酒的酒桶的地窖，布了蛛网。所有的人身处其间，悠然自得，除去一位女子^②——我听到他们嬉笑，这里的人们就是这样开怀畅笑。我并不蔑视他们畅饮开怀……但阳光，在外头！……真是阳光吗？（只要让我知道就行了！）或许是黑夜也说不定……可，既然壮汉们一个也不想试着出去——知道自己体弱身虚，我只得呆在自己的角落，心灰意懒。

十六七岁时，我读了《哈姆雷特》，那些亲切的词句在我的洞窟的穹顶下引起了怎样的共鸣！

“我的好朋友，你做了什么冒犯了命运，而被它解押到此地来入狱？”

“入狱！”

“丹麦是一所监狱。”

“那么这世界也是。”

“一所大监狱，里面有许多囚室、黑牢、地牢……”

跳过几行，的确有一句话，一句神奇的话给了我光明的希望：

“哦，上帝！即使我困于果壳之中，也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的主宰……”

^① 法兰西中部高原的东部地区，罗兰的故乡。

^② 指罗兰的母亲。